新时代“一带一路”古文明文献萃编

杨共乐　主编

古代丝绸之路文明文献萃编

武晓阳◎编译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丝绸之路文明文献萃编 / 武晓阳编译 . -- 北京：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2023.4

（新时代“一带一路”古文明文献萃编 / 杨共乐主编）

ISBN 978-7-5222-0249-5

Ⅰ . ①古… Ⅱ . ①武… Ⅲ . ①丝绸之路—文化史—古籍—研究 Ⅳ . ①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280131 号

古代丝绸之路文明文献萃编

编　　译　武晓阳
选题策划　潘　平
责任编辑　杜潇伟
责任印制　周　然
美术设计　殷丽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2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10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总 序

2013 年秋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简称“一带一路”倡议（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一带一路”倡议的主旨是：世界各参与国，通过全方位的交流合作，携手打造政治互信、经济互惠、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一由中国发起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至今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建设项目也从无到有，由小而大，取得令世人羡慕的成绩。“一带一路”倡议始于中国，但惠及世界，必将有力促进人类文明事业的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开通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把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连接起来，将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连接起来。世界不同的文明经过丝绸之路交流互鉴、紧密相连。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漆、瓷器、铁器以及它们的制作技术被传到西方，西方的苜蓿、胡椒和葡萄等也传到了中国。通过丝绸之路，拜占廷的金币、波斯的器皿及阿拉伯的医学等传入中国，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等重大发明也由此传向世界并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①] 通过丝绸之路，源自印度的佛教、大秦的景教等传入中国。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也被推介到西方，受到德国莱布尼茨和法国伏尔泰等思想

① 参阅杨共乐：“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华文明”，《光明日报》，2021 年 12 月 31 日。

家的赞赏。他们推崇儒家的道德与伦理并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思想学说。

当今中国首创的“一带一路”，既承继历史传统，又立足世界未来，应时代之需，顺全球发展之势，赋丝路以全新之内涵，为人类进步提供极具价值的中国智慧。

当然，要通过“一带一路”与世界建立“互联互通”，我们还需加强对世界上主要古文明进行的更为深入的研究。因为产生这些文明的几大古国大多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其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既广泛又深远。从源头上厘清各文明的发展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和“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价值。为此，从2013年年末开始，我们专门组织专家学者编纂了一套《“一带一路”古文明书系》（六卷七册），试图回答下述系列问题：（1）世界古代的文明成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2）多源产生的文明有何特点？（3）各文明区所创造的成果对后世有何影响？（4）各文明古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如何构建？政治治理如何运行？（5）国家的经济保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居民的等级特点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如何？（6）在古代埃及、两河流域有没有像公元前8—前3世纪的中国、印度和希腊那样出现过精神觉醒的时代？（7）各文明古国所实行的文化政策有何特点？其对居民有何影响？（8）古代文明兴起的具体原因以及个别文明消亡的关键因素是什么？（9）中华文明连续不中断的原因究竟在哪里？等等。[①]《“一带一路”古文明书系》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已由2018年11月出版。出版后，社会反响良好，至今已连续重印两三次。

与此同时，我们又组织相关学者集中精力，协同攻关，对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留下的文献资料进行精选、翻译。经过近八年的努力，我们又完成了《“一带一路”古文明书系》的姊妹篇——《新时代“一带一路”古文明文献萃编》（七卷十册）的编译工作。

《新时代“一带一路”古文明文献萃编》以“一带一路”沿途所经且在历

① 参见杨共乐总主编：《“一带一路”古文明书系》总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古文明文献为萃编、译注对象，以中国人特有的视角选择文献资料，展示人类文明的内涵与特色。让文献说话，让文献在当代发挥作用，是我们这套丛书的显著特色。《新时代“一带一路”古文明文献萃编》共七卷十册，分别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文献萃编》《古代埃及文明文献萃编（上、下册）》《古代印度波斯文明文献萃编》《古代希腊文明文献萃编》《古代罗马文明文献萃编（上、下册）》《古代中国文明文献萃编（上、下册）》和《古代丝绸之路文明文献萃编》。范围涉及北非、西亚、南亚、东亚和南欧五大区。我们衷心希望《新时代“一带一路”古文明文献萃编》能为学界提供一种新的、认识古代世界的视角，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微薄的力量。

杨共乐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2022 年 2 月 15 日

目　录

序　言 /001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005

班固《汉书·西域传》（上、下） /021

上卷/023
下卷/038

鱼豢《魏略·西戎传》 /055

范晔《后汉书·西域传》 /063

魏收《魏书·西域传》 /081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097

《那先比丘经》 /103

上卷/105

下卷/116

法显《法显传》/129

一　自发迹长安至度葱岭/131
二　北天竺、西天竺记游/134
三　中天竺、东天竺记游/138
四　师子国记游/151
五　浮海东还/155
结语/156
跋/156

杜环《经行记》/159

斯特拉波《地理学》（选译）/167

意大利/169
罗马城/175
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179
叙利亚/186

《厄立特里亚航海记》/209

昆图斯·库尔提乌斯《亚历山大史》（选译）/229

第九卷目录/231
第九卷/233

克劳狄乌斯·托勒密《地理学》（卷五）/265

卷五/267

阿米亚努斯·马尔凯利努斯《晚期罗马帝国史》（选译）/309

对波斯王国十八个大行省的描述，其中包括每个行省的实力及其居民的风俗习惯（XXIII.6.1—88）/311

序 言

杨共乐

“丝绸之路”一词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来源于学者们对客观历史的真实提炼和高度概括。从历史上看，这条大道的建成并非一人之力，而是东西方众多先驱共同开拓的结果。这里的东西方先驱既有国王、使者，也不乏商人和航海探险家。

就陆道而言，西段的建设者应该上溯至亚历山大。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亲率3万余精兵东征波斯。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仓促应战，最终为亚历山大所败。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率军来到中亚，灭掉波斯的地方政权巴克特里亚，并于锡尔河上游修筑亚历山大里亚城，派兵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欧洲势力开始进驻亚洲腹部邻近中国的地区。此后百余年间，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政权一直掌控在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手里。中国与西方之间在当时虽还没有建立起直接联系，但西方已经知道了一些中国的消息。希腊人克泰夏斯在其作品中首次提到了东方远国“赛里斯”（Seres），“赛里斯”由此成为希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远国的称呼。

东段的开拓者显然要数汉武帝的使者张骞。他于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26年、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115年两次出使西域，史称张骞“凿空”。张骞“凿空”，不但打通了东西方交往的连接点，而且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世界视野，开创了中西交流的新纪元。此后，东西方陆上交通大开。从中国西去求“奇物”者“相望于道”，“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中国的丝绸随使者不断输出国外，中亚、西亚与罗马也因此留下了中国丝绸的记录。罗马的文献中还出现了罗马元老院通过决议反对男子穿丝绸衣服的禁令。

东汉时，班超为西域都护，曾经营西域31年，政绩卓著，成效明显。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公元97年，班超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抵条支，欲渡，为安息船人所阻，只得“穷临西海而还”。甘英走南道赴大秦，虽中途而归，但其西行的路程远比张骞要长，其实际影响也比张骞要大。就在甘英出使大秦后不久，也就是公元100年，“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东汉朝廷对蒙奇兜勒遣使之事高度重视，还特意“赐其王金印紫绶”。蒙奇兜勒正是Macedones（马其顿，时属罗马帝国）之音译。马其顿遣使内附打通了中西间的直接交往，在中西交往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件事本身也印证了中国与罗马陆上交通的存在。

就海道而言，中国至印度一线，为中国人所开拓。海船一般沿着印度支那半岛与南亚半岛海岸航行。公元前111年，汉朝用兵南越并在当地设置南海、苍梧与合浦等郡。合浦以南至印度的线路皆保存于《汉书·地理志》中。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厓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据考证，黄支就是印度东岸之Kanchipura，即后来玄奘所记的建志补罗城。

印度至罗马的海路则多为罗马人开创，船队最初皆绕着南阿拉伯海岸航行。据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地理学》记载，在奥古斯都时期，每年都有多达120艘船只从埃及的红海港口起航，远航至曼德海峡之外各地，有的甚至远达恒河。大约在提比略执政时期，有一位名叫希帕鲁斯的罗马商人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发现了印度洋季风的规律。罗马人利用季风，不但可以直接跨越印度洋，而且大大缩短了罗马至印度的距离。按英国学者赫德逊测算，意大利到印度的一次旅程，只需要花费16个星期。约在公元2世纪中叶稍前，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罗马人越过孟加拉湾，到达日南北部的卡提加拉。“至桓帝延熹

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指罗马元首马尔库斯·奥理略）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来到中国，中西海道“始乃一通”。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国与罗马开始通过海道直接发生关系。印度和西方古典文献中出现的“秦尼（Sinae，Thinae）”实际上就是西方人对南部中国的尊称。

在中西陆、海两道开通之时，有许多中国的商品随使者输往西方。据中国的正史记载，从陆道西去的使者常“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从海道西航的译使也携“黄金、杂缯而往”。由此可见，丝织品和黄金是出访人员必备的物品。

丝织品之所以成为使者出访时首选的重要物品，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是桑蚕的故乡，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是唯一掌握养蚕技术的国家。根据传说，我国“养蚕取丝”的发明者为黄帝元妃嫘祖。她教民育蚕，治丝茧以制衣服。考古发掘也表明：大约在距今约6000—56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懂得了“养蚕取丝”的技术。著名学者夏鼐先生曾指出，至迟在殷商时期，我国已能“充分利用蚕丝的优点，并且改进了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能够用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绸”。此后，此项丝织技术不但没有失传，反而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又有新的改进和发展。

《史记·大宛列传》有言：“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其地皆无丝漆。”实际上，不但当时的安息国无丝，就是安息国以西的罗马也不产丝，所以中国的丝绸一直是罗马贵族身份的象征。为获取丝绸衣料，罗马人不惜远赴赛里斯，正是“靠着如此长距离的谋求，罗马的贵妇们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耀眼于公众场合”。老普林尼坦言：“据最低估算，每年从我们帝国流入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金钱，不下1亿塞斯退斯。”在罗马，不但有销售中国丝绸的丝绸市场、丝绸商人，而且还有丝绸加工地，丝绸交易的价格曾一度与黄金相等。

随着丝绸西向输出，我国的养蚕织绸技术也不断西传。公元5世纪时，中原的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法已传至和阗；到6世纪的查士丁尼时代，更是跨越国界传到了罗马的东部世界。从此以后，“在罗马的土地上也能生产蚕丝了”，西方对中国丝绸的依赖逐渐消失。

历史表明，在中国的汉代，亦即西方的罗马共和晚期及帝国时期，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以丝绸为重要交易物的陆、海大道。19世纪以后，这两条大道被分别冠之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总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国，终点在罗马。中亚、南亚、西亚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南海、红海、地中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过之海，而印度洋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跨之洋。丝绸之路的开启，既拉近了亚欧各国各地区间的距离，密切了沿途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又加强了沿途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这一意义来讲，丝绸之路是世界的奇迹，更是人类携手合作的创举。

（原文题名：《丝绸之路：人类携手合作的创举》，载《光明日报》，2017年9月11日，第14版）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其中的《大宛列传》，所记地区以大宛为中心，包括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枝和大夏等广阔的区域，内容涉及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地理方位、道路里程、人口、物产、习俗、城市、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书中的不少信息源于张骞，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张骞于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26年、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115年两次出使西域，史称张骞“凿空”。张骞“凿空”，不但打通了东西方交往的连接点，而且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世界视野，开创了中西交流的新纪元。包含张骞所带回的丰富信息的《大宛列传》，成为我们研究和认识当时“西方”的重要依据。

大宛[①]之迹，[②]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③]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④]以其头为饮器，[⑤]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

① 《史记索隐》音菀，又于袁反。

② 《史记正义》《汉书》云：“大宛国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东至都护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邸国亦名苏对沙邸国，本汉大宛国。”

③ 《史记索隐》陈寿《益部耆旧传》云：“骞，汉中成固人。”

④ 《史记正义》氏音支。凉、甘、肃、瓜、沙等州，本月氏国之地。《汉书》云“本居敦煌、祁连间”是也。

⑤ 《史记集解》韦昭曰：“饮器，椑榼也。单于以月氏王头为饮器。”晋灼曰：“饮器，虎子之属也。或曰饮酒器也。”《史记索隐》椑音白迷反。榼音苦盍反。案:谓今之偏榼也。《史记正义》《汉书匈奴传》云：“元帝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与匈奴盟，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

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①]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②]俱出陇西。经匈奴，[③]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④]为发导绎，抵康居，[⑤]康居传致大月氏。[⑥]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⑦]既臣大夏而居，[⑧]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⑨]

留岁余，还，并南山，[⑩]欲从羌中归，[⑪]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⑫]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⑬]

---

① 《史记索隐》更，经也。音羹。

② 《史记集解》《汉书音义》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史记索隐》案：谓堂邑县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盖后史家从省，唯称"堂邑父"而略"甘"字。甘，或其姓号。

③ 《史记索隐》谓道经匈奴也。

④ 《史记索隐》谓大宛发遣骞西也。

⑤ 《史记索隐》为发道驿抵康居。发道，谓发驿令人导引而至康居也。导音道。抵，至也。居音渠也。《史记正义》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国在京西一万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酒国也。"

⑥ 《史记正义》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于妫水北为王庭。《汉书》云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

⑦ 《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云'夫人为王'，夷狄亦或女主。"《史记索隐》案：《汉书张骞传》云"立其夫人为王"也。

⑧ 《史记索隐》既臣大夏而君之。谓月氏以大夏为臣，而为之作君也。《史记正义》既，尽也。大夏国在妫水南。

⑨ 《史记集解》《汉书音义》曰："要领，要契。"《史记索隐》李奇云"要领，要契也"。小颜以为衣有要领。刘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颇是其意，于文字为疏者也。

⑩ 《史记正义》并，白浪反。南山即连终南山，从京南东至华山过河，东北连延至海，即中条山也。从京南连接至葱岭万余里，故云"并南山"也。《西域传》云"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

⑪ 《史记正义》《说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貊从豸，西方羌从羊。"

⑫ 《史记集解》徐广曰："元朔三年。"

⑬ 《史记索隐》堂邑父之官号。

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曰：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①]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②]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采、[③]于窴。[④]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⑤]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⑥]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⑦]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⑧]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

① 《史记索隐》案:《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

② 《史记集解》《汉书音义》曰：“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交，生驹汗血，因号曰天马子。”

③ 《史记集解》徐广曰：“《汉纪》曰拘弥国去于窴三百里。”《史记索隐》扜采，国名也，音汙弥二音。《汉纪》谓荀悦所撰《汉纪》。拘音俱，弥即采也，则拘弥与扜采是一也。

④ 《史记索隐》音殿。

⑤ 《史记索隐》盐水也。《太康地记》云“河北得水为河，塞外得水为海”也。《史记正义》《汉书》云：“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山为中国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泽，一名盐泽，亦名辅日海，亦名穿兰，亦名临海，在沙州西南。玉门关在沙州寿昌县西六里。”

⑥ 《史记索隐》案:《汉书西域传》云“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窴”。《山海经》云“河出昆仑东北隅”。郭璞云“河出昆仑，潜行地下，至葱岭山于窴国，复分流岐出，合而东注泑泽，已而复行积石，为中国河”。泑泽即盐泽也，一名蒲昌海。《西域传》云“一出于阗南山下”，与郭璞注《山海经》不同。《广志》云“蒲昌海在蒲类海东”也。

⑦ 《史记正义》二国名。姑师即车师也。

⑧ 《史记集解》徐广曰：“不土著。”